

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

卷六

專著

中國國民黨
中央委員會
黨史委員會
恭印



總統

蔣公思想言論總集

卷六
專著

科學的學庸

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六 專著

目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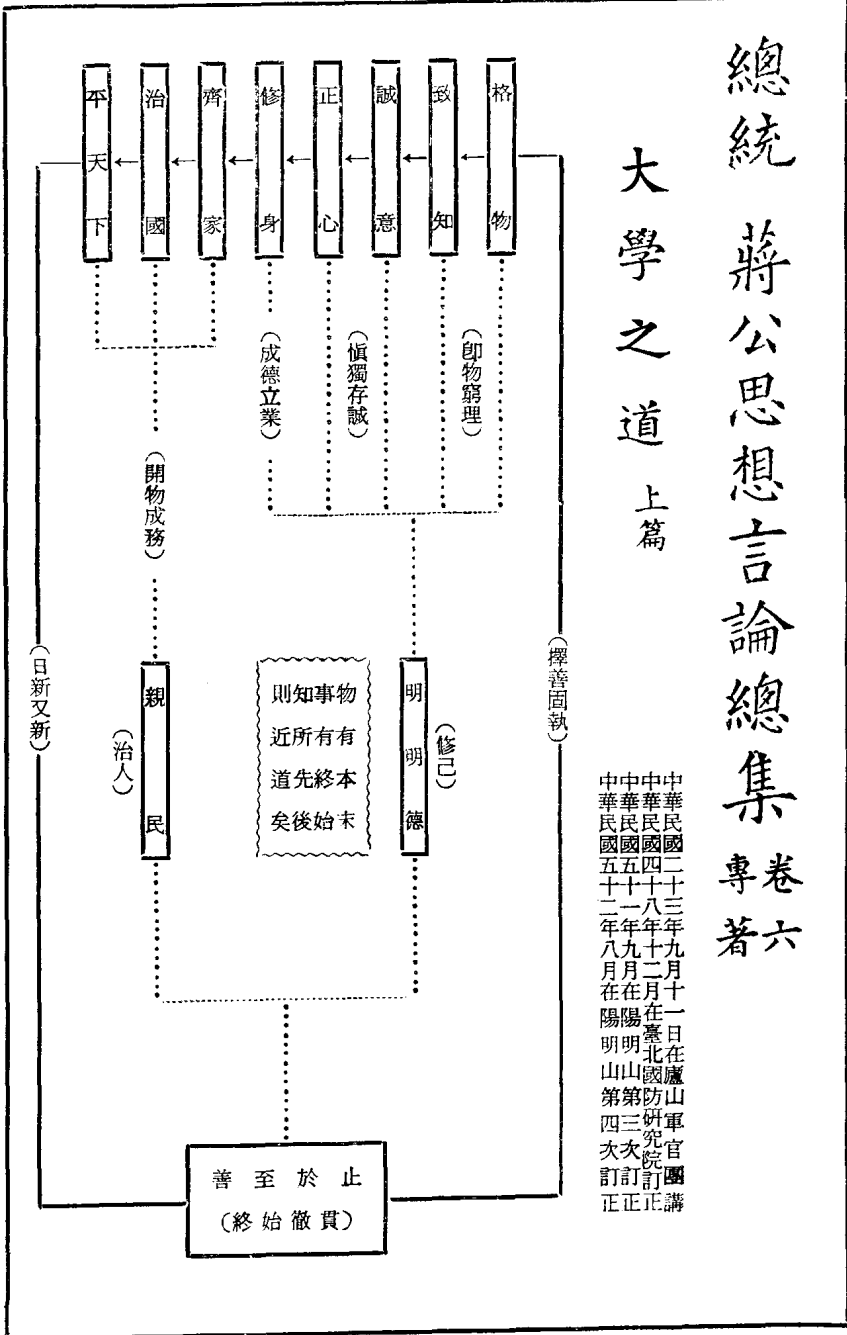
科學的學庸	一
大學之道 上篇	一
大學之道 下篇	二七
附：一、大學章句	四三
二、大學古本	五五
三、王陽明大學問	五九
四、王陽明答羅整菴少宰書	六九
中庸要旨	七五
附：一、自勉四箴	一〇四
二、中庸章句	一〇六

政治的道理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
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 卷六 專著

大學之道 上篇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廬山軍官團講
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在臺北國防研究院訂正
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八月九日在陽明山第四次訂正



科學的學庸

總理在民族主義中，曾經提示我們中國固有的政治哲學之精微博大、高明切實，為外國的政治哲學家所不及。總理說：「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，我們以為歐洲的國家近來很進步；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，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，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，在外國的政治家，還沒有見到、還沒有說得那樣清楚的，就是大學中庸所說的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那一段話，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，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，推到平天下止。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，無論外國甚麼哲學家都沒有見到，都沒有說出，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知識中獨有的寶貝，是應該保存的。」大學這部書，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，都包羅無遺，發揮盡致。可說其是由內在的德性之修養，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，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，乃是本末兼賅、惟精惟一、修己治人、明體達用之道。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，大學一書，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，發揮到了極致，可以說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於此，我們現在所研究的軍事，不過是政治的一部份，因為實際上軍事是包括在政治範圍之內的，所以凡是軍人尤其是做了軍官的，必須研究政治哲學，了解政治原理，更加要深明我們本國發明最早的政治基本原理——即大學之道。過去一般軍事學校裏，向來都沒有將這些道理教授我們，現在一般普通教育，亦沒有注重這大學之道，乃是做人——做國民、尤其是做軍人最重要的學問，所以我們一般軍官，都不知道這個最重要的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」的大學問，更不知道拿這個學問的道理來修養省察、身體力行，自然亦不知道遵循這個道理來教育部下、治理軍隊；如此，帶兵作戰以及從政理事，當然就不容易成功了。我國軍官如此不懂政治哲學，連這最重要的政治原理也莫明其

妙，如何可以成為一個健全的軍官來望其建軍建國呢？我們中國軍隊之所以沒有進步，此即最大原因之一。因為做軍官沒有政治學問的基礎，對於軍國大事，就要宗旨不定，是非不明，人家說好，便跟着說好，人家說壞，便跟着說壞；只會跟人脚跟，隨聲附和，混混沌沌的過了一世，自己毫無處世做人的把握，亦無革命救國的定見，這種人可以說簡直沒有自立的人格，那裏還能做國家民族的干城？天地父母生了我們下來，便要做一個堂堂正正完善無缺的人，纔有人生的意義，纔能無忝所生！所以我們做一個人就要知道做人的道理，盡做人的本分，做一個軍官，更要知道做軍官的道理，盡做軍官的職責。可是現在不僅是一般軍人，就是一般學者，對於這些做人做事成功立業的大道理、大學問，沒有幾個人肯來切實重視，更無人能精研洞達，切己體察，而來竭力推行的，以致中國自古以來獨有的政治哲學這件寶貝，無人能夠認識，因此固有的民族精神和道德智能，也就隨之泯滅，國家危亡，如何可免？所以總理曾說：「這種正心、誠意、修身、齊家的道理，本屬於道德之範圍，今天要把他放在智識範圍內來講，纔是適當，我們祖宗對於這些道德上的工夫，從前雖然是做過了，但是自民族精神失去了之後，這些智識的精神，當然也失去了。所以普通人讀書，雖然常用那一段話做口頭禪，但是都是習而不察，莫明其妙的。」以上總理所說的這種毛病，是很普遍的，你們各位想必都讀過大學中庸，試問讀了之後，有幾個人能切實了解這裏面所講的道理和意義，這書對於我們人生，究竟有怎樣的關係？究竟有那幾件事，能夠切己體察，有得於心，而來實踐篤行，真正做到？如果我們讀過這書，只是費了很多的時間，而不能篤信力行，得不到一點讀書的實益，為國家社會來服務盡職，那讀書有什麼用？所以現在雖

然讀書的人很多，而國家民族始終不能收到教育的功效，這是最可痛惜的一件事。我今天特將大學的道理親口講授給你們，如果你們從此都能徹底領悟，照這些道理，切己體察，力行勿懈，就可以創造新生命，成功一個完完全全的軍官，教好我們部下，治好我們軍隊，更推而至於影響全國國民，即可以創造整個國家民族的新生命，恢復我國過去漢唐時代在世界上最強盛最光榮的地位！這就是我今天要講大學的目的，亦即我對於大家最大的希望！

大學第一篇，依照朱子所說，本篇乃是孔子之言，而由他的門人曾子所記述的，本書的前面，朱子還做了一篇很重要的序，大家應首先一讀。不僅讀大學要如此，我們隨便看什麼書，都要先看序文，因為序文的宗旨，都是要將他全書的內容，提要的說明與評論，我們看了序文，就可以得到全書的要領，明瞭正文的意義與精神之所在，由此再讀正文的時候，便格外易於理會，事半功倍，所以看書的要訣，就是先要看序文，把全書的要旨了解之後，再開始讀正文。你們看大學序言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「大學之書，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」，這一句話，就將大學全書的意義與精神都道破了，我們就此可以知道這部書的性質，更是着重教育的方法，不只是講政治哲學而已。所以 總理說，要把他當作知識範圍內來講纔行。而我們做軍官的人，就是教人治人的人，無論就知識範圍的教育方法，或就道德範圍的政治哲學來說，都不可不懂這大學之道！

「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，這三句話，朱子認為是大學之道的三個綱領，可是陽明謂此三者，乃是構成其大學之道的整個體系，而其內容乃是上下一貫，不能並列為三個綱領的。

余亦認為陽明的解釋，亦較朱子所說的合理而易解，但此三者雖是一貫而不可並列的，然其成分與功能，實有先後程序之分，雖不能並列為三個綱領，至少亦可說是構成大學之道的三個要則。這要則，就是天生蒸（衆也）民，有物有則之則，乃是人與生俱來的理則。只要大家明瞭此三個綱領，乃是三個要則，而且是體系一貫，其進行程序，本末始終，亦是徹上徹下有條不紊的，這樣就可在文字上免除咬文嚼字、再作無謂的紛爭了。至於「明德」的意義，天地父母生了我們下來，就有一種天賦靈明的德性（即陽明所謂天命之性，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）。這就是「明德」，但是他有時不免為氣質所拘（朱註：人之氣質，有剛有柔，有高明，有沉潛，倘任其偏向發達，不加修省，必至影響及於本體）為物欲所蔽（朱註：一切聲色貨利、功名權位之外慾，亦足以掩蔽本性，使之馳騁迷途而忘返），漸漸失其靈明以至於泯滅，而一切驕奢淫佚、失德敗行的生活和惡習，乃從之而生。大學之道，第一就是要修明「明德」，以去人慾而存天理。亦可以說是存天性而除物慾，要使此「明德」——「天性」保持其本體之純潔靈明，不為氣質所移，不為物慾所蔽，不為利害所誘，日益發揚光大，充實完善，此即謂之明其明德，這是修己工夫的第一步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乃是構成大學之道的第一要則和程序，亦就是朱子所謂第一綱領。

其次，所謂在「親民」，「親」這個字，有兩種解釋，程子釋「親者，新也」，故朱子在大學章句中，以「在親民」作「在新民」，解所謂「新民」者，即是使民衆能日新又新、進步不已的意思。所以本書第二章的釋義作為新民釋。而王陽明則照大學古本「在親民」的「親」字的原文意義，釋「親民」

為親近民衆，乃本其一體之仁心，以感化民衆、革新國家與社會的意思。我們曉得：大學所講人生最大任務，莫過於治國平天下，我們明明德修身之後，便要推而廣之，將一般民衆一切腐舊的不良的不適於時代環境的思想、風習、生活都能剷除，使其造成一種新的思想、風習與生活，俾能與時代要求相適應，以確保其生存與發展，這就是古人所講「化民成俗」，亦即近來我們所推行的新生活運動之真正意義，必須如此，然後治平之功纔有基礎，因此朱子釋「親」為「新」並沒有什麼錯誤。同時大家要曉得：王陽明是一個大哲學家，同時也是一個政治家與軍事家，他依照大學古本原文的「親民」釋為親近民衆。所謂「親吾之父，以及人之父……親吾之兄，以及人之兄」，此乃根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的解說，亦有其深遠的意義，且有其古本原文充份的根據。因為新民必自親民開始，如果不親近民衆、深入民衆中間，我們自己雖有好的主義、思想、道德、言行、生活，亦無從傳授他們，感化他們，所以他不肯更改古本原義，仍要作為親民的解釋，也是很有道理的。不過正因新民非親民不可，而親民則為新民應有的前提，所以我們講新民便包括了親民，而單講親近，還不能包括革新的意思，因之我在此還是依照程朱的解釋易於了解，而且陽明亦說：「即以新民為親民，而曰明德為本，親民為末，其說亦未為不可。」可知他對以親民釋新民，亦並無反對之意。但他認為明德與親民，雖有本末可言，而並不能分為內外相對的兩物。以其明德親民本為互相關聯的一事，其內容乃是整體一貫，不可分列為二為三的。所以陽明又曰：「木之幹謂之本，木之梢謂之末，惟其一物也，方可謂之本末，若曰兩物，則既為兩物矣，又何可以言本末乎」。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，而親民以明其明德，則明德親民，焉

可釋而為兩乎？」這實是陽明反對朱子以「明明德，親民，止於至善」分而為三綱領之說的理由。而此亦即陽明發明此三者為一體而不可分的創意之作。在他的意思，以為此三者是脈絡一貫，乃是大學之道的一個總綱而不能分為三綱的。可是他亦並未有如此明白的提出來。大家還要了解，這亦就是朱王二派解釋大學不同的最大爭論之點所在，應該特加注意。但無論其如何解釋，我們認為親民與新民二者之意，並無重大差異，不必多所爭辯，因為我們親近民衆，必須要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漸磨之以仁義，教之引之，鼓之舞之，使能滌除一切污習，使其智能、德性、精神、體魄、生活、行動，都能追上時代，日新又新的道理，乃是決無錯誤的。我們訓練軍隊尤其要如此，如果不能使部下的思想、習慣、生活、行動從根本上革新起來，成為一個現代軍人，那我們革命便永遠沒有成功的希望。現在我們一般革命黨員和革命軍人，究有幾個人能做到「明明德」的？究有幾個人更能盡到其親民與新民的責任呢？各位都是軍官，有許多是在民國元年前後就做了軍官的，到現在已有二十三年，就是從民國十三年做起，也有十年了，試問民元或民十三時代的你們，與現在的你們，有沒有兩樣呢？你們每個人在道德上、思想上、學術上、智能上、生活上，是否有新的進步呢？你們所統率的部下官兵，他們在精神上、學術技能上，又有什麼新的進步呢？我可以代答一句，大多數還是同從前一樣，沒有革新和進步，各個人還是像過去一樣的一個舊軍人，換句話說，就是一個自私自利、不學無術的腐敗軍人，他如做了高級軍官，亦就成了如過去北洋軍閥一樣的一個新軍閥而已。由此推而至於一般軍隊，從民元到現在止，也沒有兩樣，軍人的精神、品德、生活、學術、思想，不但沒有進步，而且只有退步！大家想一想，你們對部下曾經

有些什麼新的思想、精神、技能、學術傳授給了他們呢？你們自己不能革新起來，自然也無法使部下革新起來，這是一定的道理，你們或許以為親民與新民的「民」字，是指「老百姓」，不是指軍人，這就是大錯了！各位要知道，中國古代民與兵是不分的，凡是一個國民，就都要當兵，所以古人所說「親民」，亦就是「親兵」的意思。至於今日所謂「良民是良兵的基礎，良兵是良民的模範」亦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我們「教民要如教兵，教兵就是教民」，其原則與方針是一貫的，因之軍官在軍隊中親其士兵，也就是大學「親民」之義。所謂「親兵」，就是要與部下親近，要視部下如子弟，要能愛護部下，就是要與部下共甘苦，同患難，又要能恩威並濟，賞罰嚴明，以教育部下，感化部下，使能日新其德之謂。我們在過去，因為軍官自己既不能新，當然亦就不能使其軍隊日新又新，一般國民，更加無法使他們建立新的品德、新的學術、新的生活和新的精神了，所以我們的革命，至今仍未成功。這一段話，是講明親（新）民的意義和重要。總括一句，親（新）民是一種治人建國的基本工夫（齊家治國平天下），就是構成大學之道的第二要則和程序，亦就是朱子所謂第二綱領。而其第一要則（綱領）「明明德」與此第二要則（綱領）「親（新）民」的關係，可以說是體用合一而不可分的，故陽明曰：「明明德者，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，親民者，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，故明明德必在親民，而親民乃所以明明德也。」關於此點，我認為陽明的解釋是正確的，可使讀者更易了解。

現在再要講到大學之道的第三個要則（綱領），就是「止於至善」。這止於至善的釋義，在本書（大學）第三章所說的就是「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」是說做人要有所止，而且要知道其所

止，不能善惡不分、左右兩可、無所適從的意思。這一句話，我以為在現在來講，應該可以有兩種解釋：一種是「精益求精」，「以求至乎其極」的意思；一種是「擇善固執」「止其所止」的意思。這樣解釋更容易了解，我們一個人明德（修己）親民（治人）皆應當向理想的至善之境，不斷進取；必求達到至善至美之境，而毫無欠缺的地步，亦就是要做到於理已無所不窮，於事已無所不盡，萬物皆能各得其所，千古而不易其道，到這時候方得為止。所以陽明對於「至善」的解釋曰：「至善者，明德親民之極則也，天命之性，粹然至善，其靈昭不昧者，此其『至善』之發見，是乃明德之本體，而即所謂『良知』者也。」（良知者，孟子所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待慮而知，不待學而能，是故謂之良知）此其說明「至善」就是「真理」。亦即吾心之「良知」；而「良知」即「真理」之所在，乃在吾心之內，而不假外求的。我們為人、處世、作事、立業如能把握住此至善之道，而固執不變，信守不移，就不會馳騁妄想、見異思遷了。譬如我們帶兵作戰擬訂一個計劃，到了至善之中、完備無缺的時候，便不要再改變，只是依照吾心的良知，允執厥中，信其所止，貫徹到底，乃下定最大的決心，勇往邁進去徹底執行。推而至於我們做人也要如此，敦品厲行，明德親民，必須做到盡善盡美，才算心安，尤必擇善固執，明決果行，纔能立身，纔能立功！所以「止於至善」，不只是為學、處事、開物、成務、做人的第三要則（綱領），而實是總括以上「明德」與「親民」兩大要則（綱領）實踐篤行的準則，而為格、致、誠、正、修、齊、治、平八者的總綱領。所以陽明說：「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，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，尺度之於長短也，權衡之於輕重也。方圓而不止於規矩，爽其則矣；長短而不止於尺度，乖其劑矣；輕重

而不止於權衡，失其準矣；明明德、親民，而不止於至善，亡其本矣。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德，是之謂大人之學。」各位現在來到軍官團，就是學習明明德、親民以求其止於至善，而完成革命治平之功。既知軍官團所傳授的道理，確是做人做事、尤其是做一個革命軍官的光明大道，就要認識此至善之道，篤守此至善之道，照着來奮勉力行，這就是止於至善，即使我們革命作戰，到了最後關頭，自己即使犧牲而死，也是以身殉道，取義成仁，為革命主義救國救民而死，是為正命，就配附於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」的道理。烈的歷史系統之下，而精神永遠不死！這就是止於至善，亦就是古人所謂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」的道理。所以我們如能深明大學之道，不但可以修己成業，而且可以不愧為他人的教師和上官，無論教兵教民，都使之能為國家民族來奮鬥，完成其一番驚天動地的革命事業！

但是明德親民以止於至善，究竟怎樣纔可做到呢？大學所謂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」，這就是講止於至善的程序和功效，乃是正心修身的法則，亦是格物致知為學治事的工夫最重要的一段，但是朱子在本書中並沒有釋義，至其第四章「釋本末」的話，我認為與此毫無關係，不足為法，還是陽明對於此段的意義，在其「大學問」一篇中，解釋得很詳明，他說：「人惟不知『至善』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，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，而求之於事事物物之中，是以支離決裂、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，今焉既知『至善』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，則志有定向，而無支離決裂、錯雜紛紜之患矣，無支離決裂、錯雜紛紜之患，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，心不妄動而能靜，則其日用之間，從容閒暇而能安矣，能安，則凡一念之發，一事之感，其為至善乎，其非至善乎，吾心之良

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，能慮則擇之無不精，處之無不當，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。」我以為本段文字的意義，陽明這樣解釋，本已很清楚了，無待我們後學再來贅述。不過我認為這段文字，不僅其對於為學的程序極為重要，而且對於學者思維的法則，更有密切關係，補益不淺，故不憚其煩瑣，仍要將我本來的解釋，補充上去。我的意思就是說：我們先能由格物致知的工夫，求得真知灼見，把握住這一個獨一至善之理，確定中心的信仰，這就是「知其所止」，也就是「止於其所當止」，然後在事既有不易之理，在心自有不易之趨，這樣心纔能定。這就是「知止而后有定」的意思。換言之，「知止」乃是求得真知，止於真知。如何可算為真知，就是知道真理。在陽明所說「我心之良知」就是真知，亦就是真理所在。因為必須認識這是真理之後，其心乃能堅定不撼，這樣真知，亦就是良知，惟有求得這個真知，纔能說是「窮理知本則知止」的「知止」了；亦惟有這樣「知止」，而後纔能「集義養氣則有定」，以定其心，其心既能堅定不撼，然後妄念不萌，外物不搖，而能澄澈光明，虛靈燭照，這樣就能做到靜的工夫，所以說定而後能靜。靜了之後，此心便能泰然怡然，無入而不自得。這樣就能進入了安的地步，所以說「靜而后能安」。安了之後，對於事事物物，便能深思遠慮，精究熟察，調處一切，無往而不得其宜，亦無往而不收其功。這就是所謂「安而后能慮」「慮而后能得」的意思所在。這亦就是我們常引用吳草廬所說的「窮理知本（原文為「知言」）則知止，集義養氣則有定，定則靜矣，靜如止水，安則無慮而不自得也」的意義。總之，其最後的目的，是要使事事物物止於至善，而其首要的工夫，就是先要此心能「止於至善」，這個道理，我再可以就軍事教育中舉一個例子來說明，我們軍隊裏面，一

切的動作，第一個口令就是「立正」。立正的意思，就是要他的動作與精神安定下來，使他的心思完全集中於一點。立正以後就要做到目不邪視、耳不側聽、無聲無臭的地步，就是「靜肅」，軍隊上下真能做到靜肅之後，乃能鎮定安詳，整飭嚴明，故必須平時先能養成此種靜肅的習慣，戰時纔能不慌不忙，有周密的計劃，至善的調度，尤其是在危險困難的時候，纔能沉着果毅、生死以之、專心壹志的奮鬥到底，獲得最後的勝利！凡此都是大學上「知止」的道理。至於本段「知止而后有定」的「知止」，與上句「止於至善」的「止於」兩個「止」字，乃是上下聯接相關的。這「知止」是「知」之歸結，「止於」是「行」之開始，亦就是「知止」為知，「止於」為行，乃是知與行的程序所在，亦就是陽明知行合一關鍵所在。所以為學做事，必須要有一定的目標，就是「知止」；而在為學做事之初，必先要知道這個目標所在，而後專心壹志，向這個目標前進，而且必須貫徹到底，這就是「止於」，這更是為學的方法次第，學者所不可不知道的。

以下再講：

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」

這四句話，古人亦有認為是格物致知的正解，不要再有朱子第五章所補充的釋義，但朱子以為這是上文的總結，提示我們做人做事的基本要訣，依照朱子原註所云：「明德為本，新民為末，知止為始，能得為終；本始所先，末終所後。」這就是說做人做事必要研究其事物的本末始終，而後就能決定其做事的先後程序，只要你做事的程序不亂，這就得到了做人成功立業的把握，亦就是接近了「明明德、親

民、止於至善」的大學之道，所以說「則近道矣」。普通一般人做事，往往有始無終，不能成功，就是因為不懂得這個本末先後次序的道理。須知凡是一件事，其中都是本末所在，如果舍本逐末，先後倒置，勢必徒勞無功，甚至弄得倒行逆施，那就非失敗不可！譬如我們軍事教育和訓練士兵，如不先從其內在的良知良能和固有的德性與日常生活着手，使他能發揚天性，認識真理（天理），實踐四維，遵守八德，而只教以一些學科、術科和行軍作戰這一類的技術，而其軍隊中的官長士兵，都不知道明德、親民為成功立業的基礎，如此，他們既不知道其對國家與人民的責任，亦不知道有尊卑上下的秩序，自然更不知道其做軍官做士兵的義務；那麼，這種軍隊隨時可以作惡為非，害國害民，甚至要供少數野心家和反動派的利用，為他人所賣而不自知，你看可憐不可憐？再就朱子所謂明德為本、新民為末來說，因為明德是修己，新民是治人，你自己不能先修其身，當然不能感化社會，使眾人信服，既不能善處人與人之間而得到尊重，就無法改造社會，管理眾人。再從「知止」至「能得」的一段說：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終，我們如果不先知所止，不預定目標，既不知本末，又不知先後，這樣做事怎樣能夠分別是非、判別得失、肆應成得其宜呢？所以任何一件事，要看清本末，分別先後，更要能貫徹始終，然後纔能有成，這樣亦就合乎科學的精神和方法了。即如我們訓練軍隊，自然也有很多困難之處，不可遇有困難，就灰心起來，不去努力；同樣，我們要救亡復興，當然所遭遇的困難更多，更不可因為現在國家內憂外患，相逼而來，便灰心懈志，以為永遠沒有復興的希望，玩愒因循，不知振作，以為軍隊有主義沒有主義，能明德不能明德，能新民不能新民，都沒有什麼關係，這種消極的心理，不是做人，更不是做革命